

讀詩略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邱庭濤

謄錄監生臣汪名達

欽定四庫全書

讀詩畧記卷四

明朱朝瑛撰

小旻之什

小旻

旻天疾威數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詩人以前有召旻故別之為小

是非以別其為小雅也小明亦然小宛小弁可以類推矣張元祐曰當時申挾犬戎入寇祇以太子為辭使幽王割衽席之愛誅褒姒廢伯服復太子之位布告中外以謝申申將以何者為兵端如唐玄宗馬嵬之變必斬貴妃而後行正其事也乃惑溺之主優柔不斷而宮闈之奸憑藉寵靈諸臣為積威所劫誰敢聲罪致討捐身家以衛社稷哉故曰誰敢執咎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正斥言諸臣畏首畏尾之象也但

知城狐不灌社鼠不薰寧復顧國家大事淪胥以敗
哉臨深履薄言禍不旋踵也

渝渝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
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
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廬周禮內饗禮少儀注皆云大鬻故王肅訓大哲視
明而辨晰謀聰聰而詳審肅貌恭而振飭艾言從而
和順皆以見于事者言之此皆法先民而具大猷者
乃善惡不分雖有良謀至計亦付之泉流而已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

小宛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今本作宣王誤王不念祖宗之業而以酒敗德不念繼嗣之重而以庶奪嫡天下化之父子兄弟之倫飲食寢興之節多隱慝矣詩人憂之而弗能救則兄弟相戒以勿替家聲而已猶以孤危無與懼陷于刑辟則是上失其道而獄訟繁滋即

欲自善而不可必也此皆慨世之詞豈得不為刺王乎

月令鳴鳩即今布穀其聲云割麥插禾是也以小鳥之高飛喻人之自勉也憂傷憂世道之日喪也昔先人謂古君子也毛傳謂指文武詩人之意或然祭義引此亦以為文王之詩念之者念其持身淑世之道將旦之時寐而初醒即以父母為懷思貽父母令名而奮于為善思貽父母羞辱而憚于為惡其所以持

身而淑世者蓋本于至情而出之此昔先人之大可
念者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
命不又

天命世運興亡之命言各敬爾儀勿以父母之身行
殆彼天命不可復回惟敬慎可免于禍亂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
穀似之

陶隱居云螺贏自有子如粟米大取草上青蟲以為其子糧也唐宋以來為此說者甚衆皆云驗之而信今有好事者俟其成即發之絕不見有如粟者或有小白蟲與青蟲同處則昔人所見想即桑蟲之未成者耳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

何能穀

日征月邁以期無忝效昔人明發之懷也亦曰盡其
在已可矣若世途荆棘豈免非意之來彼桑扈成羣
則燕然而啄粟哀我填危孤弱之人莫與扶持則陷
於犴獄亦勢所宜有家語曰時不興善已獨行之則
曰非妖即妄也亂世景象大抵若此握粟出卜何道
而可將與日月競進乎將與桑扈爭食乎戒懼何能
已已桑扈竊脂爾雅重出而異釋以竊玄竊黃例之

當以後說為正竊淺脂白其喙色也即今蠟嘴以為盜竊脂膏者誤填與顛通危也寡孤弱也周書梓材曰至于敬寡是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戰戰兢兢日慎一日為其所可能者聽其所不可知者而已

小弁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序曰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郝楚望曰詩以道性
情平王與于弑父而孟子許以親親之仁為詩則親
為子則逆何性情之與有讀小序而此疑乃釋

嚴華谷曰烏反哺而稚烏不能故取以自比鸞斯與
柳斯鹿斯同爾雅釋經偶連語辭後人因而相襲不
足為據何玄子曰云如之何思所以補救之辭

跼跼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
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
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維桑與梓四句泛指民間而言蓋以太子被斥不得
比于民間之父子故每以庶民相況鄭箋云辰謂六
物之吉凶左傳六物歲時日月星辰也史記日者傳
虛高人祿命以悅人志則祿命之說由來久矣

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淮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雝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壞毛傳云癭也爾雅癭木苻婁郭云𣶒偃癭腫無枝條也今嶺南楓木歲久生瘤謂之癭木疾用無枝以此見逐者孑然一身莫為儔侶曾奔鹿雝雉之不如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先導之也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倚矣析薪拖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拖說文從木注云落也釋文從手嚴華谷曰以手離之也佗通作拖史記龜策傳蘸酒佗髮是也拖者牽引入罪之意如漢巫蠱事起并及太子也